

# 父亲吊死了日本狼狗“妞子”

刘 申

抗日战争期间，房山娄子水村西北有一条宽 5 米深 6 米的大壕沟，这条沟从房山一直通到涑水山区，是 1939 年到 1943 年春，日本鬼子强迫老百姓挖的所谓“惠民壕”，目的是隔断八路军与老百姓的联系。在壕沟边还建有炮楼，除个别重要据点由日本鬼子驻守外，其余均为白箍儿（伪军）驻守。村西北的炮楼可以监视全村和通往黄山店的大路，因此，有 9 个日本鬼子驻守。最可恨的是鬼子养了一条叫“妞子”的大狼狗，鬼子经常牵着狼狗到村里骚扰百姓。

要说这条日本母狼狗，真比鬼子还凶恶，双耳直立，一条长舌头吐在嘴外，两眼冒出绿光，见到村民时就发出凶狠的吼叫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每逢人们被迫到炮楼送水送饭，或者到壕外劳动出入接受鬼子兵检查时，这条狼狗总是围着人闻来嗅去，喉咙里发出呼咙呼咙的声音，使你心惊胆颤。村里人吓唬小孩儿都说：“别哭啦，再哭日本大狼狗来啦。”

在壕沟内炮楼下面不远处，有我家的二亩地。那年头虽然兵荒马乱，可雨水倒挺多，地里的玉米长势喜人，到了七八月份更是高过人头，一片油绿。爷爷卖驴肉做小买卖，叔叔上灰窑打工，壕里壕外的几亩山坡地全靠父亲打理。父亲是个勤快人，更是村里公认的种地好手，家里的地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
每年的八月份，都是闹狗闹猫的季节。这天，父亲又到地里去锄地，锄到地中间时，发现玉米横三竖四地倒了一大片，满地的爪印乱七八糟，也看不出是狼还是狗给折腾的。庄稼就是种地人的命根子，父亲又是心疼又是气恼，一边扶起倒在地上没有折断的玉米，一边思索着用什么办法整治一下可恶的畜生。下午，父亲将两根木杆和一个破筐头用绳子做了一个吊杆，吊杆利用杠杆原理，在杆的短头栓一个活套，上面挂一块带有肉香味儿的骨头，杆的长头挂一块大石头配重，将有石头的那边用活扣吊起，一旦有动物窜起咬住骨头，活扣松开，长杆头大石头下沉，短杆头升起，活套便将动物活活吊死。父亲把这个拴着猪骨头的吊杆架在了玉米地中间，诱惑猎物上套。

一夜过去，第二天天还没亮，父亲就拿了一把镰刀背上筐出门，去看看被吊死的到底是个甚么东西。一路匆匆进了玉米地直奔吊杆，借助朦胧的月光一看，即刻便吓得目瞪口呆。只见那只日本狼狗，高高地挂在吊杆上，卸下一看早已死去多时了。父亲这时才弄明白，原来这只日本母狗发情，招来村里的多只公狗才把庄稼祸害了。夜里，别的公狗还没来，这只“妞子”却被吊死了。父亲不敢多想，赶快拆除吊杆，把死狗装进背筐里，再盖上些蒿草背起急忙回家。回到家里天还没亮，爷爷见儿子闯了大祸，急得直转圈儿。父亲说：“您别怕，咱给它剥

了皮他就找不着了。”事已至此，爷爷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一家人赶紧忙活一通，将死狗剥完皮切成块，放入还没有吃完的肉锅内继续煮炖，父亲和叔叔把狗皮连同狗头、狗尾、狗爪埋进猪圈的烂泥底下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但悬着的心还是放不下来。

一天后，炮楼里的鬼子兵见大洋狗“妞子”还没回来，就让汉奸带着“妞子”、“妞子”地满街乱喊乱叫。随后又挨家挨户搜查找狗，他们每到一家便翻箱倒柜，用刺刀挑开粮食囤，翻开炉坑板，炕洞白薯井也全不放过，就连茅坑粪池都要用棍子搅上一搅。搞得全村是人心惶恐，鸡犬不宁。就这样，折腾了几天也没找着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鬼子的大洋狗没有啦，村里人少了一份担心恐惧，多了一份庆幸。背地里人们悄悄议论着：“日本大洋狗可死了，老天有眼哪。”“谁说死了，它是跟山上的大公狼走啦。”一时间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任凭人们怎么议论，父亲和一家人从未捡过话茬儿，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多年，才敢慢慢地说出了吊死大狼狗“妞子”的真相。

刘申：燕山石化化工二厂退休职工